

讀  
書  
雜  
志

史記第三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

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

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即今憾字也宣十二

年二憾往矣成二年以其私憾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

經竝作感宣二年以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

釋憾於敵邑之地韓策曰感念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

無感外姓無譎韓策曰感念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

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索隱本出有感

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爲憾  
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  
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  
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  
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  
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母字，母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母，索隱本出崔杼母歸四字。注曰：母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繆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皆其證。宋本母作無，而刪去索隱母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旣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 衛

遇孟武伯於衛念孫案衛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衛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衛案街衛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衛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衛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衛非正文本作衛也若正

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詰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恟恐

國大亂百姓恟恐

燕策作恟怒下文眾人恟恐燕策姚本作恟怒鮑本元作恟恐改爲恟怒

案作恟恐者是也作恟怒者後人不曉恟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恟痛也

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恟恐爲二義非也恟亦恐也與神罔時恟之恟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讓其後也是故恟疑慮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恟爲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措

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念孫案北當爲外字之誤也隸

書外字或作外

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形與北相近因誤爲北外

迫內措相對爲文繼貉故言外齊晉爲中國諸侯故言

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措交雜也又

作鎔劉氏云爭陌反

各本爭陌反爲作爭鎔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

案劉音

是也措者迫也字本作箝

說文箝迫也小雅雨無正箋曰甚急箝且危

或作

箝周官典同多聲箝鄭注曰聲迫箝

又作迨

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迨迫也釋名曰箝迨也編



竹相連史記漢書通作摺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

迫進也史記門摺指同晉灼曰摺置字俗以為笮耳師古曰謂為

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摺青徐盜賊師古曰摺讀與笮同

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摺齊晉摺亦迫也小司馬讀為

交錯之錯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貉內笮

齊晉即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雅德

之不逮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  
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  
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  
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  
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  
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爲外

今誠得治國治身外不恨爲外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外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栝

彼爲象箸必爲玉栝爲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栝亦當作爲玉栝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栝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並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寶沈子大夏唐人是因以照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  
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  
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  
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  
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  
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矣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

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又

又

楚世家處旣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旣文義

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

爲又

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

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

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

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

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

漢書作又吳王

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旣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夏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字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飭狄胷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爲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驅。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齧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威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威字古聲，與聲相近。說見唐韻正而

蹙從就聲蹙然或爲蹙然蹙芻或爲蹙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

則作戍者是也。或譌爲戍。即今斧錢字故又譌爲越猶甯或

之譌爲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言三三三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  
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  
女

偽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念孫  
案偽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  
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偽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偽說見  
秦策蘇代偽爲齊王曰下偽爲卽  
爲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

音膊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膊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搏  
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  
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  
搏胡眾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  
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  
搏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  
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  
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郊邳者羅鷩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

字

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

有三

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

書地理

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又漢

有騶氏

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

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竝

作騶

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竝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鵬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址古多以填爲鎮撫字

小雅采菽

篇駁天子之邦毛傳殺鎮也釋文鎮本作填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填孝文紀填撫諸侯天官書填星歲填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填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立佐明主填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字茲與鎮同索隱本出填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填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念孫案導諛卽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卽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諛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  
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  
之爲導諛自及之爲導及禮書及士大夫索隱本作  
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自字當讀爲鞶禪服之爲導  
及鬼方之禪集解本自爲作函辯見禮書禪服之爲導  
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禪鄭注古文禪或爲導卷大記禪  
而內無與者注禪或作道說文函校二字竝讀若三  
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也感二切校餘母  
切禪之或爲導函校之讀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  
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  
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

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

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爲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  
者又說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  
同。

職

殺人而外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外因其  
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季布  
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  
職也。上文曰故義竝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疆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  
案是當爲凡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句奴傳言我若不  
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  
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  
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  
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  
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姬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  
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  
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  
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  
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  
元哀  
年漢書高祖紀己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  
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篤載震載夙  
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  
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  
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

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詰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卽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問唯唯不問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  
亾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  
誤也文選辯亾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沒魏  
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竝作沈說  
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  
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

美女之明日也。

漢書高祖紀注且日明日也。

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

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

鈔樂部二引此正作且日。

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異日。

太平御覽樂部

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

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

爲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

之勳字之誤也。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享字作序。三公山碑作序並與享相似。

享受也。

見傳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  
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一作禮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  
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卽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  
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  
也諫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強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己也古上又脫法字則  
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

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哀之奇

周官宮正

奇哀之民鄭注奇哀譎服非常

關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

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  
儒冠儒服必無奇哀之行也中國未必無莠民蠻夷未  
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  
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鴟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  
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  
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鷗之二字乃是鴻  
上之譌鴻與鷗草書相近之本作出與上字亦相近故  
鴻譌作鷗

劉壘新論通塞篇快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鷗

上譌作之耳水

經澹水注曰澹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  
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壘塞  
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澹水於是左  
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澹水也

以上水經注

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  
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聞，開又誤爲聞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佞

齊之事王，宜爲上佞，而今乃抵罪。索隱曰：佞，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倂與交同。說文倂交也管子形勢篇身集之倂除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倂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身集之倂七臣七主篇曰好倂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倂作倂。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命。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人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 趙氏

趙氏壯者皆外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倞注荀子疆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漢切綜練皆爲俗本所惑

###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支友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疆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疆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疆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亡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疆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公待秦而到，施三川而

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不  
日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竝與此同

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而河之外以歸今其狀  
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

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

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  
疑衍此

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  
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

以到之日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爲欺而引俗語張到爲證甚屬無

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

訓爲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爲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

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

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

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淡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竝與此勁字同義。

下文公待秦而到，亦

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

曰：捕恃楚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

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

力，故功譌作功。

漢衛尉衡方，諱亮天功。

勸譌作劇，劫譌作刼，從至



之字或書作至，因譌而爲至，故瘞譌作瘞。

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

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

輕譌作輕。

楚辭九辯前輕棘之

錯錯兮今本輕譌作輕。

力與刀至與至形竝相似，故勁譌作到，而

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

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

說見而周策到秦下。

又正義解施

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

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卽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

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

讀爲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

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旧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空陽

秦策同張訓施爲展

亦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

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

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劔人之所施易施

字竝讀爲移施又音以鼓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

問世篇哀樂不易施于前

崔譔云施移也音以鼓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子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念孫案  
粟子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爲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稟子猶給子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

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

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粟。彼錦反一本又

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

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

隸書相似。漢楚和孫叔敖碑：莽枯稟乏，稟作粟。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

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是其證。

毀言 舉言

白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白子之守阿譽言。

日開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

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

陳四謨本  
竝依俗本

加言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

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  
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  
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  
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  
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醴之愉

攬之淡醴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

醴音釋

史記釋字  
多作醴

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

云一作舒者謂醴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醴之愉下

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

說文舒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追舍與

車叶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執其君茶釋文音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聘禮記發氣馬盈容鄭注醴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發氣舍氣也舍氣卽舒氣

字古音在族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私也相說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 孔子世家

####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

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

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  
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  
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輦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  
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  
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  
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  
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銍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徐字之誤也說文徐讀若徐徐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揲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逆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牛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開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劔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既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  
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  
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  
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  
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  
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  
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顛若畫一

蕭何爲法顛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索隱本顛作覲。注曰漢書作講。文頴云講一作較。

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覲音講亦作講。小

顏云講和也。

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覲

講作顛故注文亦有改覲念孫案集韻上

釋三講類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顛若畫一或作

觀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類，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類若  
盡一，或作觀，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觀，與小  
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類字，則類卽觀之譌  
也。集解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類  
同。故觀譌作類，觀從蕁聲而讀若港，猶講從蕁聲而讀  
若港也。觀從蕁聲而讀若角，猶耕從蕁聲而讀若角也。  
見說文，或謂類爲耕之譌，非也。說文，耕，平斗斛也，卽月  
令角斗兩之角，與此義不同。且，耕字從斗，斗與頁形不  
相近。若本是耕字，無緣譌爲類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觀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汜下

今本及漢書張良傳，汜字皆作地，乃後人所改。劉放、宋祁已辯。

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屨汜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屨索隱曰崔浩云直  
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屨念孫案  
老父墮其屨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  
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屨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  
訓直爲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  
墮其屨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隱生曰  
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  
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卽束緼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  
與直壁其履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  
孝王世家平王褒直使人闕府取壘樽賜任王后亦謂  
特使人取壘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  
者也安能爲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言  
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  
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  
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  
誘注曰特猶直也鄭風柏舟篇賁維我特韓詩特作直  
史記叔孫通傳吾直  
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鄭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

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

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

好勞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

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

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

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

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

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會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門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

高注情淨共宮以異

之表商容之闕，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

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柴箕子之門。高注：柴二書

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闕，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

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闕，卽表商容之闕，式智者之

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

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

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

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漢書張良傳

作式，式字尙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

新序善謀篇竝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

至其門而趨車式，所以

并葬黃石冢

爾雅外。并葬黃石冢。念孫案并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并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并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并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引作并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倉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

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

項羽紀立司馬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殷下不

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誦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蓋古文字事字作吏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外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  
商君傳以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雎傳曰使臣  
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鼂錯傳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  
古曰恨義茲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湊

極臨北海而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  
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爲

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永傳暴風三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竝云溱與臻同作溱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溱字。引史記西溱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侃

母侃德集解徐廣曰侃一作菲。念孫案侃德本作菲。德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侃。今本菲作侃侃作菲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侃侃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斐。今改正文作侃則與索隱本亦作侃之語不



合且正文本作非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侃則當訓爲  
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誠燕王以  
無侃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  
則侃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侃此文自作非不  
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史記第四

讀書雜誌二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耶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  
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  
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  
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  
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十一字

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

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

爲成也

音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爲成也淮南本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也讀爲他

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

十年公羊傳習乎邦婁之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

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

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

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

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 大忠

大忠無所拂，脩辭言無所擊排。

今本脩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

迺

後申其辯，知夏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  
記意字本作意。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  
文德安也。今亦作億。是從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  
億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  
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  
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 五子胥列傳

###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  
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

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以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  
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  
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  
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  
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  
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  
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

內傳

陳成恒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淡淡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澗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澗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澗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

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黽黽之運案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案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非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非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壽傳壽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蓂尹懃荆則藿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糲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也藿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  
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  
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淮南  
脩務篇曰藜藿之生幪幪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榘棟  
晏子韓子與荆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榘棟則藿字明  
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  
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并季字子產

并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并季產字子二宗則後人  
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并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毋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毋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  
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  
志作毋季產本於史記也毋季產者毋其氏季其字產  
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  
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肝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  
例也家語改爲毋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  
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諱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  
謬也

邾翼

邾翼字子斂索隱本邾作邾云家語翼作邈字子斂文



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邦與邦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與作選而不云邦作邦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而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已，非謂鞅恐天下議已也。孝公恐天下議已，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已，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  
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  
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  
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魏柔案牧之處  
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淮南原道篇中能  
得之則外能牧之今  
本牧字竝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

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  
伯格長以牧司盜盜賊漢書馮生收司顏師古以爲皆  
收捕司察盜人非也辯見下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姁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既如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姁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洪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洪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收洪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

車不過三

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卽士也既云士不過

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

卽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

卽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十人

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爲

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

卒不過三

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  
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  
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  
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  
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  
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  
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來敵也

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

念孫案小司馬

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竝引廣雅曰繫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卽

或於小司馬之說

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竝作鉅黍

文選開居賦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巨古竝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

當依楚策補

從卽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竝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竝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既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誓，非也。案謂飢人食烏  
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  
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  
腹，則愈卽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烏  
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  
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  
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偷一小快也。淮  
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  
愉從心俞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  
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  
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外凶釋文並音偷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欲色嗔然以愉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擗心而  
不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超竝與偷同其心字  
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  
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  
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歿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夙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以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以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  
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  
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  
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  
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  
侯之一故此言齊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  
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  
鄰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  
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問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

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

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問。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

若爲作君皆竝用此若二字  
詳見荀子

### 塞郾院

幾均陵塞郾院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郾院安卽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難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湛曰闕塞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推過未通曰闕逢

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身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

相近闕郾院之爲安郾院猶闕逢之爲焉逢見史記單

闕之爲直安徐廣麻書音義曰單闕一作直安直闕于之爲董安于定

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通篇作董闕于以邊徂旅之爲以按徂旅也後人



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

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

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

魏也

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  
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  
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  
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  
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  
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  
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  
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諷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  
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  
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竝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  
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  
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作折則刑  
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  
折爲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曰唯唯與唯古字通

大雅抑篇女唯唯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唯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育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繩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纒也莊子庚桑楚篤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唯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

省也雷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

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

莊子人間世篇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

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

辯以距諫飾非也

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念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澆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屬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使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口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  
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是督過皆責也。若以  
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  
謀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  
事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  
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秦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  
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  
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舊策

本作喜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喜淫。高祖本紀秦人喜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喜。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桓六年穀梁傳陳侯喜獵墨子魯問篇國家喜音湛。泗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祚字伯熹。郟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喜。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

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

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

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扞

音煩易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灼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君之國

此三字上屬爲句

有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

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扞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扞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

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

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檇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困於上黨行於是其證邢卽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陘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陘城，汾有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竝與此注同范  
雖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  
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  
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念孫案  
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  
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  
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駟奘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駟奘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  
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  
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  
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駟衍淳于  
髡田駟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  
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樂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偶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

管子海王篇：禺，稷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鬻鼓。

溫禺卽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托，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過霧露行道，從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卽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亾鉄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

漢書文三王傳同  
顏師古曰意疑也

張儀傳

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  
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發意  
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雌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雌者得天下矣顧子明  
曰爲雄下行一雄字爲雌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  
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  
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  
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  
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  
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  
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  
市乃趨市  
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躓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

瘞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蹇非背疾則罷瘞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瘞卽指蹇而言說文瘞罷病也廣雅蹇瘞也是蹇爲罷瘞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瘞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蹇瘞蹇蹇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念孫案廢卽發之俗字召南騶虞篇發五祀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放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愚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憤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葉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己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毋子孰吉念孫案此

本作子秦地如毋子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宗廟之裏如會同如字竝與與同義言子秦地與不子二者孰吉也

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

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何與孰同義趙

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

加何字斯爲謬矣後人不知如何之訓

###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

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

廣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

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弊是怒卽彊也上文曰吾

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  
危讀爲詭說詐也言其爲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  
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  
秦之彊名以爲趙而實以爲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  
爲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  
爲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  
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  
子傅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木潭木反譌作及今  
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葢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畱宿閒語李賢注曰

閒私也。

范睢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問睢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木才字後人所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卽今湖城縣也正  
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  
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  
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晉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  
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  
吳記曰竊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戾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  
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尾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爲輕蔑，義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漢書貨殖傳，寧爵無刁，孟康曰：奴自和謂寧欲免去，作無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穀邪？  
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矣其憎懷而愛秦  
邪？矣。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  
乎。索隱：斷亾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  
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亾  
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  
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漢  
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竝與抑同。  
大戴禮：武王踐阼，黃帝顓頊之道，行乎意亦，忽不可  
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誠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遂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乎意亦，思乎意亦，竝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意亾。黑子非改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察之與意亾非爲其上中天之利。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  
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管子管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

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

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

也

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  
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室者也繆與謬同謂爲一聲之  
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思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 爲友 結友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文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淡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文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

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

服虔曰秉權柄

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卽持國柄也絳侯世

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

秉是其明證矣

說文柄或作柄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

官書二十八台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繞加鈴無舌有秉並讀與柄同

後人不知秉

爲柄之借字故埃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

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觸膝蠻念孫案最讀爲邊

商頌長發

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此曷作邊

邊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

廣雅

也。假仰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

醜無雙曰頭淡目印鼻結喉是也。假邊一聲之轉。假鼻

之爲過鼻猶偃豬之爲過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過也。襄

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

波也。禹貢茨波既豬。某氏傳曰茨澤波水已成過豬過

豬卽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

注堰一作堰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卽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場音過。小司馬不解曷鼻之

義而以爲鼻如蚴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又

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

古讀若以

見許及楚辭

樂毅列傳

啗秦

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

啗與啗同

念孫案索隱本啗下有說

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啗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啗之以利故曰啗進說之意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

見爾雅及左傳

昭四年注孟  
子萬章篇注

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

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

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  
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取

字之誤也取與駮同

取古最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  
釋文聚木亦作聚聚取二字古

驩音通相近故驩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  
北故曰驩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驩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  
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  
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  
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郢成  
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  
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哉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閉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化。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曠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甌

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甌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缶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壺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譙覽古詩注，曹摅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秦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  
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  
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  
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  
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  
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案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  
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  
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會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

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卽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會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

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崩。張釋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

常之賢

文選同

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

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

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

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問能不我

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第四